

中国诗歌是如何演变的(四)

叶嘉莹讲诗歌

乐府诗兴起

项羽的歌诗、汉高祖的歌诗，证明在秦朝以后的楚汉之间，流行的是楚歌的体式。汉代还有一些祭祀的歌，承继了《诗经》的四言体，可是没有什么诗的味道，因为没有真正的感发的生命。那么以后怎么演进呢？汉朝时就有乐府诗兴起了。

什么叫“乐府诗”？汉武帝建立了管理音乐的政府机关“乐府”，令人采集全国各地的歌谣，把这些歌谣配合音乐歌唱。有时他也让文士写一些歌词，配合音乐来歌。这些配合音乐的歌诗，就叫作乐府诗。李延年就是替汉武帝掌管乐府的。

班固《汉书》记载，“延年性知音”，李延年这个人，生来就懂得音乐，“善歌舞”，会唱歌也会跳舞，所以“武帝爱之”。《汉书》中李延年的故事在《佞幸传》。“佞”是不正当的意思。“幸”，他得到皇帝的宠幸。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皇帝宠幸就叫佞幸。因为李延年是他的歌舞得到皇帝宠幸的，所以他就在《佞幸传》里。有一天“延年侍上起舞，歌曰”，李延年侍奉汉武帝，在皇帝面前起舞唱歌。

他唱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”。“上叹息曰”，皇上听了就叹息，说：“世岂有此人乎？”你说得这么美丽，让人一看见她就愿意为她倾城倾国，有这样的人吗？平阳公主就对皇帝说，“延年有女弟”，女弟就是妹妹，说李延年有一个妹妹很美。“上召见之”，皇帝召见了李延年的妹妹，一看他的妹妹果然是“妙丽善舞”，长得非常美妙，非常美丽，而且也会

歌舞。“由是得幸”，于是李延年的妹妹就得到宠幸。这就是汉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。

李夫人后来很年轻就死去了。她得病临死的时候，汉武帝常来探病。每次来，李夫人都用被子把脸遮住，不肯见皇帝一面。问她为什么，李夫人就说，你现在之所以这么想见我，而且对我的兄弟都这样重用，是因为我的美丽，使你对我有这样的爱情。可是我现在已经病了，面容不复当年的美丽，如果你见了，不会对我更有感情，也不会对我的兄弟更好。李夫人至死不肯让汉武帝见一面，汉武帝反而非常怀念她，因为她在皇帝心中，始终是那个最美好的印象。

于是汉武帝就想怎么能够再见她一面呢？汉朝初年有很多方士，战国时代一些阴阳家讲五行，讲修炼，讲方术，讲炼丹，就是方士。当时有一个方士跟汉武帝说，我有能力可以召来死人的魂魄。汉武帝说，你替我把李夫人的魂魄叫来，我要见她一面。那个方士就说，某月某日的晚上，我可以让你见李夫人的魂魄一面。汉武帝就相信了。到了那一晚，就在宫殿之中张了一大片帷幕，让汉武帝在这边，说人跟鬼神是不能够很接近的，只能远远地看。于是汉武帝在这边，隔着帷幕看到一个女子的影子走过去，好像当年的李夫人。

谁知道这个方士搞的什么鬼呢。可是汉武帝因此留下了一首诗歌，“是耶非耶，立而望之，翩何姗姗其来迟”。这也是一首不错的诗。“是耶非耶”，是不是李夫人？他不确定。“立而望之”，他只能站得远远地望，“翩”是女子走路轻盈俊美的姿态。“何姗姗其来迟”，“姗姗”是

形容她慢慢走的样子，她就从帷幕那边走过去了。

总之，汉武帝喜欢音乐，他自己有时候也作诗。这首《秋风词》，相传是汉武帝作的。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兰有秀兮菊有芳，怀佳人兮不能忘。泛楼船兮济汾河，横中流兮扬素波。箫鼓鸣兮发棹歌，欢乐极兮哀情多。少壮几时兮奈老何！”

有人说这首诗可能是后来的伪作，因为看这个口气不像是汉朝的诗。而且诗不是记载在正式的历史书籍中，是小说家言。虽然不见得是汉武帝的作品，可是这首诗其实是不错的，也是兴体。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”，天高气清，草木都枯黄零落了，大雁从北方方向南方温暖的地方飞去。

宋朝晏殊有一首词，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。昨夜的风，秋风，秋风，秋风，使得草木都黄落了。就在这种草木的变化中，“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”，引起他思念的感情。当天高气爽，可以看得这么高远的时候，一个人上到高楼，就有所怀念，就“望尽天涯路”。“气之动物”，秋天草木黄落，天高气爽，容易引起人对远方的思念。这种感情，在中国有一个传统。不是从晏殊，也不是从汉武帝的《秋风词》，更早的是《诗经》里的《蒹葭》。《诗经》里所写的女子对爱情的向往，最有象征喻托意味的就是《蒹葭》。因为《蒹葭》中的女子，在扑朔迷离的恍惚之中，不是写实的。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”很美的一首诗，而且是三段重复。“蒹葭”

就是芦苇，“苍”，灰白色颜色的芦苇，在秋风中摇动。“白露为霜”，天冷了，草木上的露水都变成了严霜。在这样草木黄落的季节，就有所怀念。“所谓伊人”，我所怀念的那一个人，“伊人”，就是那一个人，“在水一方”，她在水的那一边。“溯洄从之”，如果逆流而上去找她，是“道阻且长”，道路这么艰难这么遥远。“溯游从之”，如果顺着水，向下来找她，“宛”是似乎、好像，她好像就在水的中央。就是这样若即若离，似有若无，是耶非耶，就是这样追寻、向往的感情。汉武帝的这首诗虽不见得是真的，但表现了同样的感情。“兰有秀兮菊有芳，怀佳人兮不能忘。”是哪一个好的佳人？李夫人确实是一个佳人，但是不一定确指。“泛楼船兮济汾河”，我就坐在一个有高楼船上，渡过汾水。当我的船从水中横渡的时候，扬起了白色的波浪。我船上的人，“箫鼓鸣兮发棹歌”，有吹箫的，也有打鼓的，在船上唱歌。“欢乐极兮哀情多”，我现在是皇帝，我今天志得意满，我今天放舟渡过汾水，可是“欢乐极兮哀情多”，这就是后来曹丕说的“乐往哀来”，当欢乐到极点的时候，你忽然想到这个欢乐是不能长久的，所以“欢乐极兮哀情多，少壮几时兮奈老何”。就是贵为天子，不也有衰老跟死亡？这首诗是不错的。

(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)



高唐夜雨

夜路历险记

余家欣

星期六晚上十一点多，天空下着蒙蒙细雨，我打着伞走在路上，四周很静，静得让人心寒。路灯一闪一闪的，像是被吓着了似的，花儿草儿已没有鲜艳的颜色了，变得非常黯淡，店铺一个个都紧闭着大门，像生怕看见什么似的，一切都是那么荒凉。我不禁加快了脚步，使劲捏住雨伞，手心里全都是汗，腿也止不住的在发软，手中的东西也变得格外沉重，我心里七上八下：还有多久才到？这怎么那么安静，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唉，还是赶快吧！忽然，一道黑影飘了过去，它是那么迅速，那么令人感到害怕，我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，把手捏得更紧了，小心翼翼地喘着气，生怕吓着它。我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，头上冒出了微微的汗珠，心怦怦直跳，像有一头小鹿在乱撞，心想：那是个什么东西？“呼——”一阵风吹过，我感到更加害怕了，汗珠全变成冷汗流了出来。四周毫无生气，郁闷的树，死气的路，还有一个在冷风中瑟瑟发抖的我。我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幕幕在电影上看到的恐怖画面，不禁打了个寒颤，突然，一声猫叫传入我耳，我先是一愣，然后缓缓挪开伞，不安地瞄了一眼，竟是一只黑猫，它正在那无聊地舔着爪子呢！我气愤极了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来之不易的新鲜空气。

最终，我有惊无险地回去了，那一天，我也体验了一回历险。

(作者系县实验小2019级8班学生指导教师:王大明)



《柿柿如意》

卢先庆摄

走官渡河

李能敦

我们跟着李刚军去走官渡河。官渡河是长江巫峡南岸的一条支流，总长二十多公里，源自官渡镇西北面几座大山，自西向东，通过下游的神女溪接入长江。

李刚军刚到巫山县官渡镇任职党委书记的时候，常会冷不丁接到来自下游的电话“拷问”：“神女溪的水哪个又浑了哟？”

神女溪的魂，基本上由上游的官渡河掌控着。他这个上游的总河长，责任大得很。

巡河是河长的职责，李刚军常走官渡河。

李刚军的车在前，我们几辆车在后。汽车一直在河边走，但开头几乎看不见河流，因为街边的房屋一栋挨一栋，墙挨墙。

渐渐地，房屋的密度小了，官渡河一闪一闪地映入眼帘；渐渐地，房屋稀疏起来，河流柔曼的身段展露出来。河对岸，是一段经过综合整治的河岸，既是公路，也是大堤，护着里面积的数百亩水田；靠我们这边的河岸，约略看得见以前采砂挖掘的痕迹，现在已恢复成自然的河滩，还修建了亭台，正有男女老少在水边玩耍。

这一段河，二十多年前，我在官渡镇工作的时候走过好多次。清澈的河水、干净的河滩，岸坡上安守的人烟，给我寂寞的青春许多慰藉。

那时的官渡镇算得上小巧，就几条街，最热闹的是前街、后街——两条老街，街两边是清一色的板壁房子，早上，所有店铺都把门板、窗户板卸下来支货摊，入夜，又把它们安装归位；就一座桥，在前街街口，一座铺了混凝土路面的石拱桥跨小河，街上的居民，老的少的，都喜

欢在桥上歇凉、看风景。

在桥上看，官渡河就从青绿的芒草丛中旖旎而来，一路寂静无声，只到了桥下，水流集中，稍微急促些，哗啦啦有了声音。

桥头有小路引到河边，早晚都有人下河挑水。也常有妇女、姑娘坐在水边洗衣服，洗好的衣服就铺在卵石滩上晾晒；也常有男人在河中撒网，一网一网地抛开、收拢；也常有小娃赤条条，在河边浅水里搬石头，捉蟹捞虾……

官渡场镇，因为一条美丽的小河，很有些意味的。

二

车到“九个洞”停下了，我们下车，准备步行。这里绿树浓荫，流水潺潺，开了几个农家乐。“九盘菜”农家乐紧挨河边，院坝坎下就是水湾。

看见水湾里飘着一个矿泉水瓶，李刚军指给农家乐主人看，主人忙说：“不是我丢的哟，我赌咒。”李刚军笑说：“我相信不是你丢的。”那人笑着，马上下到河边，用一根竹竿，竹竿头绑着网兜，把水瓶捞了起来。

看见河里一个水瓶，看见街边一个烟头、一个纸团，李刚军都当多个事，都管。群众都说：“官渡来了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书记！”

我们轻装简行，向着官渡河的主源进发。这条主源也有一个名字，叫龙洞河，长约三公里，出水是山脚一个大溶洞。

山坡上的黄桷木开始红了叶子，一块块收获后的田地裸露着泥土，安详地躺在蓝天下。河道里水流平缓，清浅无声，水中卵石、细沙清晰可见。间或有一水潭，绿绿的、明明的，把蓝天白云和岸边草木的影子都拢在怀里。岸滩都是干净的卵石，五颜六色，使人忍不住要俯身摸一摸，捡起来把玩把玩……

有十多年，官渡河面目全非，成了一条脏河、臭河。

彼时，小巧的官渡场镇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开始膨胀、扩张。官渡河，在喧嚣中也无可奈何地改变了容颜。

一根根白色的排污管，管它排的是淘米淘菜、刷锅洗碗的水还是便池的屎尿，乌黑的管口统统对准河道；烧过的蜂窝煤球，吃剩的骨头，杀鸡杀鹅杀鱼留下的鸡毛鸭毛鱼鳞和肠肠肚肚，白的红的黑的塑料袋，各种烂木头废家具……统统往河里扔。

官渡河的水，远远地，似乎都闻得到那种腥臭。它不仅腥臭，还浑浊。因为，在河道的上下游，张老板、李老板们正在大张旗鼓地挖挖河

沙。河道里挖出了一个水窝子，堆起了一座座石头山，原本顺滑的河道坑坑洼洼、千疮百孔……

官渡河，它疼吗？

三

河道蜿蜒向前，初始宽缓，随着山势收拢，河道变得越来越狭窄、幽深。

一众走河的人已经自然分成了几个梯队。落在最后的，估计是被那浅流、石滩所吸引，已经坐下来尽享野地逸趣；中间的梯队，走走停停，也在享受山水之乐；走在前面的第一梯队，就是李刚军带着的几个人，他们腿劲真足，而且目标明确，不到溶洞不罢休，一直在前头迈大步，不断地朝后面吆喝：“跟上，跟上！”

李刚军是官渡河的第二任总河长，2019年元月到任的。在他之前，官渡镇加大城镇建设管理，实施河流综合治理，场镇、河流水貌已有很大好转。但全镇面源污染仍然突出，群众生态环保意识普遍不强，向河道乱扔垃圾和隐蔽排污的情况时有发生，河道非法采砂屡禁不止……各种乱象，让人头疼。

为整治非法采砂，李刚军推行周末领导值班制，在节假日常搞突然袭击。一次，一辆挖掘

机正准备非法采砂，李刚军发现后，立马爬上挖掘机，一把抽走点火开关的钥匙。这等于把挖掘机给扣下了。有人来“打招呼”，让镇政府工作人员把钥匙还给了对方。李刚军对此人撂话：“不把钥匙要回来，我让你出不了官渡！”

不怕得罪人，也得罪了不少人。靠这种硬刚的作风，非法采砂的歪风终于刹住了。来自神女溪的“拷问”渐渐少了，没有了。官渡河水，除了下暴雨发山洪，再没有无缘无故地变浑过。

前边传来抵达源头的欢呼。

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有走到溶洞，大家嘻嘻哈哈，嘴上都表达着遗憾，但实际心里快活得，一点遗憾都没有。用一个半天，走进一条河流的怀抱，见证它的涅口重生，也见证把河流作为最大民生福祉的行动和成效，我们每个人都当了一回河长，很是享受，不虚此行。

傍晚，回到场镇，饭后在河边散步，我们走上了位于老桥下游不远的廊桥。廊桥下面是拦水坝拦蓄的一汪湖水。两边楼房林立，灯火灿烂。湖水平静，辉光斑斓。路灯下，居民或散步或聚坐闲聊；滨河广场上，女人们在跳坝坝舞，小孩子们在奔跑。

夜幕中，拦水坝翻滚的水流哗啦啦，载着坝坝舞欢快的音乐，向前奔流……

那条腥臭的官渡河，像是不曾存在过。



宁河峡韵